

「法爾種子」：這個法爾啊，就是法的這個樣子；種子，種子就是在八識裏頭的這個種子。「有無永別」：這個八識的種子，和這個有生滅，有生死，和這個沒有生死，一定啊，有分別的，永遠都有分別。「是故五性決定不同」：因為它有分別，所以呀，這個五性，和這個一性，是啊，決定不同的。前邊講這個五性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、和無種性，這五種性，和這個一性的，它是不一樣的。

這個法爾的種子，可以再講一講，就是法這樣的種子；這個種子，種菩薩，就出菩薩；種阿羅漢，就出阿羅漢；種天人，就是生天人；種阿修羅的種子，就出阿修羅；這就是法爾的樣子，法爾就是這樣子，你種什麼種子啊，就得什麼果。

所以這說有無永別，這個有無，方才說是有生死，沒有生死，這樣可以講；又可以說有佛性，無佛性；啊，又可以說有染，和無染的種子；無染，就是淨的種子；有染，就是啊，這個染污的種子；所以說有無永別。又有佛性的，就是前邊那個所說的那個四性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，這都有佛性。後邊那個無種性，那一個就是無佛性，所以這個道理呀，是有很多種的講法。

我給你們講這個經，多數講一個大概；詳細的道理呀，一定要自己去研究去，才能認識，認識這個法的本體是什麼樣子。為什麼它法爾就這樣子呢？什麼道理呢，要研究？這就是啊，你若認識這個法爾就是這樣子，盡虛空，徧法界沒有不是這樣子。法爾如是，這個法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你洞了一切諸法，那麼就沒有了一切執著了；沒有執著了，也不管它有，也不管它無了；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就超出這個法界之外，這離這個法執了，離開法執了。不錯，這法是這樣子；你要是啊，就執著是這樣子，那還是啊，在法執裏邊。可是你也不能說，哦，我也不學佛法了，我因為要沒有法執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法，你談到什麼執呢？你根本就連知都不知呢，啊，執也不執呢，你根本談不到，還沒有到這個程度上！

說有「所知障」，你是沒有所知障；沒有所知障，為什麼呢？你不學啊！就好像唱歌似的，作維那，要唱這個歌，你都不會唱，你怎麼就不唱了呢？你若會唱了，然後可以不唱，我隨便願意怎麼樣怎麼樣；我願意大聲念也好，小聲念也好；有聲念也好，無聲念也好，我會了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我願意怎麼樣用都可以；你還沒有明白呢，你就想不用了！那豈不是永遠都不明白？

所以，你在不知法的時候，你就想離開這個所知障，那是愚癡到極點，那是太愚癡！所以你若知道法了，然後要離開，那才對呢！就是啊，你知道這個東西是好吃，但是你可不饑，不饑了；因為吃過了，沒有這個饑蟲了，那麼這才算呢，離開所知障。你也不知呢，哦！我要離開所知障了，你知什麼？你離什麼？根本你就沒有，你離什麼？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可以呀，用一個小孩子來做一個比喻；好像啊，那個小孩子，還沒有會走路呢，看見大人走路，來回走，啊，走來走去的，走的很辛苦啊，就坐那休息；他就說了，啊，他說我呀，我不要走路囉，走路太辛苦了！那麼根本他就不會走路呢，他知道辛苦，這是只是知道，根本他也不會走路！

所以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？就因為有啊，幾個人，打這個妄想，啊，說這有煩惱障，學佛法又有所知障，不要學囉！我不要學佛法，這個所知障就沒有了；唉，我也不幹什麼事情，這個煩惱障也沒有了；啊，自己鑽到那個山洞裏頭去，啊，也不見人，啊，煩惱障也沒有了，所知障也不跟著我了，這是一個錯誤；所以呀，今天提出來講一講這個道理。

你們誰要有這種的毛病的，想要啊，沒有懂佛法就要啊，沒有所知障；啊，沒有做過什麼事情，就說我沒有煩惱了，我離開煩惱障，和所知障；這樣的人呢，應該自己迴光返照，照一照自己是怎麼一回事？